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2.04.016

论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的 转型轨迹与基本特质

龚舒

(湖南师范大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相较于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的演进表现出别具一格的转型轨迹与基本特质:题材选择上,呈现出以家勾史、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鲜明特征;价值取向上,既歌颂了忠勇传家、英勇抗敌的将门家族,也反映了抱负与现实矛盾无可消解的个体(家族)命运;人物塑造上,着重刻画了孝义与忠勇观念并重的将门主帅、徘徊于正邪之间的异姓家将和从男性附庸走向战场主角的女将群体;叙事策略上,以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的叙事手法为主体,有机糅合了神魔小说和人情小说的各种叙事因子。

关键词:家族型历史小说;《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转型轨迹;基本特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4-0128-08

在纷繁复杂的家族型历史小说中,唐、宋无疑是最受小说家青睐的两个朝代。说唐系列从最早的《隋唐两朝志传》到《说唐后传》《说唐薛家府传》,再到《征西说唐三传》《反唐演义》。说宋系列从《南北两宋志传》到《杨家府演义》(又名《杨家将演义》)《说呼全传》,从《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到《岳武穆精忠传》,再到《说岳全传》。这两个系列的小说从明代中后期开始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以充满神秘气息的异域边疆作为人物命运变换展开的大背景,题材选择从叙述历史事件转向描摹家族人物命运,关注对象从帝王转向英雄家族或家族主将,演绎重点从朝代兴衰征战史转向家族发达史、荣誉史、复仇史以及对英雄气与儿女情的刻画。小说中的主角不再是封建帝王,而是英雄家族及围绕其形成的异姓(性)家将,这些大多来自绿林的异姓家将为正统史家价值体系注入了全新的江湖价值观念。在明清家族型系列历史小说中,以杨宗保为主的杨家、以呼必显为主

的呼家、以岳飞为主的岳家和以薛仁贵为主的薛家成为最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传不衰的“四大家族”,而《杨家府演义》《说呼全传》《说岳全传》和《征西说唐三传》当属各自系列历史小说中的成熟和典范之作。本文以此四个文本为主,同时辐射其他相关文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①,从宏观角度把握和勾勒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的转型轨迹和基本特质。

一 朝代征战史、帝王发迹史向家族命运史的题材转型

家国一体是中国社会的一大典型特征。家族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态中长期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国与家在数千年的演变过程中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催生出“家国同构”的特殊现象。明清各系列家族型历史小说在题材选择方面,均不同程度地表现出由朝代征战史、帝王发迹史逐渐向家族

收稿日期:2022-03-11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19ZDB41)

作者简介:龚舒(1978—),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①关于家族型历史小说的研究,目前所见多集中在历史演义小说或英雄侠义小说的研究论著中,如陈颖《中国英雄侠义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纪德君《明清历史演义小说艺术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齐裕琨《中国历史小说通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纪德君《中国历史小说的艺术流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中均对相关小说设有专章或专节进行论述。

命运史过渡的趋势。

在杨家将系列中,《北宋志传》为了符合“讲述一朝一代事”的需要,按宋先后征伐北汉、大辽、西夏、智高的时间顺序将若干故事连缀起来,并加入了呼延赞入宋、众朝臣辞官及一些与杨家无关的“朝廷大事”,以纠《杨家府》底本以杨家故事支撑北宋全部历史而略显单薄之弊。《杨家府演义》则回归底本本意,以宋、辽、西夏几国之间征战为背景叙述杨门一家的兴衰沿替,展示杨家将代代相承之忠贞爱国、英勇赴难的可贵品质,叙事线索由国与国之间的边关战役转向杨氏家族几代人的英雄事迹。

同样,在岳家将系列中,《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编撰者熊大木选择《三国演义》作为模仿对象,“依傍正史”的创作观念对他影响巨大,他在《序》及《凡例》中特别介绍其作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①,就连各大段落标题,也是“俱依《通鉴纲目》”而成,在每卷目录中都会注明“按宋史本传节目”或“按实史节目”。该书按时间顺序叙写北宋灭亡、南宋建立及以岳飞为代表的众多民族英雄的抗金事迹,大量直接搬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续资治通鉴纲目》和《宋史·岳飞传》等史书内容。除岳飞外,文本中夹杂有大量南渡初期其他将领的抗战事迹。岳飞事迹占全书不超过二分之一,故岳飞并未成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正如《凡例》所云:“是书演义,惟以岳飞为大意,事关他人者,不免录出,是号为‘中兴’也。”^②至《说岳全传》中,则以岳飞为全书核心人物,重新组织结构,设置人物,安排情节,整合了前代作品中的岳飞故事,将韩世忠、刘光世等将领降到了从属地位,其他一切无关人物情节一概删去,同时发展了戏曲《续精忠》中的岳雷事迹,构成了链条完整、情节合理的家族命运史。该书以岳飞冤死为界,第1回到第61回为上半部分,讲述岳飞出生、抗金到遇害的全过程;第62回到第80回为第二部分,讲述岳雷率岳家军破金兵、复仇之事,构成了清晰的以家族历史为主的小说结构。

家族所具有的丰厚深广的社会、历史、文化的

包容性,奠定了“家族型”小说的内在文化品格,反映在描述家族的具体文本中,不论篇幅长短,皆不囿于家族生活本身,而是将其作为社会的象征,以家族为中轴向外延展至整个国家,辐射千姿百态的世情。作为宏大的社会载体,此类小说多从家齐而国治的原则出发,力求以个体的生存感悟与遭际命运、家庭与家族的兴衰盛亡投射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状况,通过对家族盛衰的剖析试图开出各种济世良方。

《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说呼全传》《征西说唐三传》等四个典型文本均以唐宋边境战争为时代背景,以三代以上具有血亲关系的武将家族英雄群作为小说的叙述主体和结构线索,围绕家族主要人物参与的重大事件结构情节,通过对抗争于外侮内佞之间的忠勇世家兴衰际遇的描摹刻画,深刻透视出国家兴亡、民族盛衰的历史变迁轨迹,歌颂了英雄家族面对不断威胁国家安全的异族入侵时忠勇传家、前仆后继、奋勇卫国的抗敌精神,也揭示出面对朝廷内部不断涌现的奸臣、奸臣家族(庞家)甚至整个朝廷(大周武氏)时整个家族的无奈选择与悲剧命运。以家勾史的取材手法必然导致此类文本具有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鲜明特征。

正如《杨家府演义》中太宗所言“有虎父,即有虎子”,在各系列家族型历史小说中,面对四方蛮夷的挑衅和入侵,各小说都毫无例外地打出了“×家将”“×家军”的旗号,生死与共且代代相承的忠勇武将家族俨然成为戍边守国、抗击外侮的不二法宝和维护民族利益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强后盾,家族兴亡与国家(君主)命运休戚相关,浑然一体。《杨家将演义》中,杨令公死后,辽人随即大放厥词:“今杨家之将,尽皆凋谢,其余谁敢与吾等比试?”^③当辽军兵犯晋阳之际,六郎、八娘、九妹不费吹灰之力勇擒敌将,令辽人胆寒。后辽主误认为杨六郎已死,再欲兴兵伐宋,辽将师盖对中原这种“家国一体”的关系做了精辟阐释:“宋统中原,城池千百座之多,生齿数十万之众,岂无勇力智谋兼全如杨景者哉?恐一景死而有一景出也!十室之邑亦产英雄,何况中原户籍如

①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载《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朱一玄编,朱天吉校,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②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凡例》,载《明代小说辑刊(第二辑)》,侯忠义主编,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1页。

③《杨家将演义》,秦淮墨客校订,周华斌等校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许之多乎?”^①又如《说岳全传》中,金兀朮也近十次发出“中原有这样不怕死的南蛮,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②“这一班小南蛮,比前番的老南蛮更加厉害,叫某家怎能抢得宋室江山”^③之类的感慨。换言之,当小说中的家族英雄遭奸臣陷害或发配贬官、或举家遭戮、或逃亡流离之际,也正是整个民族边关失守、朝纲不振、国家命运堪忧之时。《杨家府演义》中,杨六郎发配“赐死”后,宋真宗遭魏府之围;《征西说唐三传》中,薛仁贵下到死牢后,西番哈迷国入侵;《说呼全传》中,呼家满门遇害后,庞氏父子兄妹“内外勾通,朋奸害国”;《说岳全传》中,岳飞父子冤死风波亭后,金兀朮云“中国还有何人挡我?不趁此时去抢宋室江山,等待何时”^④,再度兴兵杀进中原。以上诸例,莫不如是。

面对数十万异族番将,武将家族一方面无所畏惧地充当起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面对奸佞当道的黑暗政治时局,各系列家族型历史小说却万般无奈地抒写了一曲将门主帅个体抱负与现实矛盾无可消解之命运悲歌。如王钦害杨六郎遭充军之罪险些丧命,无佞府数次“无问大小男女,尽行拿赴法曹”;秦桧夫妻东窗设计构陷岳飞,岳飞父子命丧风波亭,一门三百余口也几乎不保;庞家父女谋害呼必显,呼家三百零三口一旦皆亡;皇叔李道宗与张妃害薛仁贵身陷囹圄三载。面对由“权奸宵小(皇妃毒妇)+矫诏假旨+昏聩君主”构成的权力链条能轻易剥夺战场上令敌军闻风丧胆之“常胜将军”甚至“忠勇世家”之生命的残酷现实,出路何在?杨怀玉举家上太行,用行动做出了积极回应。《说呼全传》《征西说唐三传》《说岳全传》虽然都以除奸雪恨、骨肉团圆、一门欢跃收尾,但文中都流露出“隐身远祸”“隐逸修道”的观念。如《说呼全传》描写了桃源洞主王汝南不袭父职(宋朝开国功臣王将军)、退守林泉后每日“遨游山水”、与高士博弈饮酒、弹琴长啸的“快活”生涯,与呼必显世袭武将之家族命运形成鲜明反差;《征西说唐三传》中,在云梦山水帘洞王敖老祖门下修炼了7年的薛丁山“情愿在山上修道”也不愿“到尘世中走”;《说

岳全传》中第59回金山寺道悦和尚为岳飞设计了“潜身林野”“隐迹江湖”的保身良策,第60回大理寺正卿周三畏奉命勘问岳飞后弃职修行,“飘然物外”。诸如此类,无不说明作者潜意识中的隐身远祸思想。面对混沌恶世,不能拨云见日则唯有置身事外、独善其身,隐逸山林,自得其乐。这可能也是纪振伦、钱彩等作者辈能为将门子弟和包括自己在内难以施展抱负的文人志士们所能设想出来的最好归宿吧。

二 孝义与忠勇并重的将门主帅

“忠孝一体”“移忠于孝”是家国同构理念在政治伦理层面的结合。在人物设置方面,家族型历史小说首先推出了孝义与忠勇观念并重的将门主帅,杨六郎、岳飞、呼必显(呼延得模)和薛仁贵分别被塑造成为各个家将系统中爱国忧民、忠孝双全、文武兼备、成熟稳重的儒将典范。

(一) 忠君报国,矢志不渝

杨、呼、岳、薛四将俱是胸怀大志、“尽忠报国”“忠勤王事”的楷模。“忠孝王”呼必显乃开国功臣,受御赐金鞭专打“不劳王政”“不遵宣化”的奸佞之臣,为维护国家纲纪怒鞭“僭用正宫銮仪”的庞妃,引来灭门之灾亦不改色。薛仁贵受奸臣陷害“三年受苦,三赴法场”却“并无怨心”,边关有难时毅然挺身而出助君西征。岳飞更是立志“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内平草寇,外御强敌,“一生只图尽忠”。作为各自系列中“精忠报国”的代表人物,四人集中体现了对传统伦理纲常的单向彻底服从,在遭受不公待遇甚至明知君王受奸臣蒙蔽、性命堪虞之时,四人都约而同地遵从“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君臣之礼,将“愚忠”发挥到了极致。

(二) 文武兼备,智勇双全

以岳飞为例,他少年参加校场比武,即能“开三百余斤”之“神臂弓”,并于240步外“九箭穿一孔”,其神力已初显端倪。其后上京赶考,枪挑小梁王,名震天下。继而投身军营,组建岳家军,登台拜帅,所向披靡。八盘山枪挑金银牙,取得对金

①《杨家将演义》,秦淮墨客校订,周华斌等校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24页。

②钱彩等:《说岳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71页。

③钱彩等:《说岳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8页。

④钱彩等:《说岳全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54页。

作战“第一功”(第23回);青龙山单骑踹营,水火夹攻大败粘罕(第23回);爱华山诱敌深入,乱石阵杀退兀朮(第27回);牛头山再战兀朮,杀得番将无不“抱头鼠窜”“头断身开”,七十万雄兵只剩得四五万人马(第43回);“八锤大闹朱仙镇”,更是将兀朮六十余万大军杀得只剩五六千人(第58回)。此五大战役堪称大宋对金作战的经典战例。较之《杨家府演义》《说呼全传》《说唐后传》突出三将之“勇”,《说岳全传》还注重对岳飞“德”“才”的全方位刻画。文才方面,他七岁题诗,“胸中浩气凌霄汉,腰下青萍射斗牛”,得周侗螟蛉为子(第3回);第9回“元帅府岳鹏举谈兵”,显真才实学;第11回上京考武举时一篇“枪论”是“言言比金石,字字赛珠玑”。德才方面,作为大宋军队的核心统帅,尽管军功彪炳,岳飞从不恃功自大,而是视其为“朝廷之洪福,众大臣之才能,诸将之用力,三军之奋勇”,第43、49回两番让功韩世忠,第51回以德报怨、义释王佐,第52、58回两放暗箭相伤之戚方,等等。

(三)恤民爱士,法外有情

六郎首驻佳山寨便号令原守寨军士必须“恪遵号令”,否则军法处置。此后多方招募天下英雄,不论出身贵贱,以勇猛善战为取士法则,从老弱病残士卒中选拔岳胜,从绿林强梁中收服孟良、焦赞、陈林、柴敢,均一视同仁,推诚置腹,视为异姓兄弟。岳飞、呼必显和薛仁贵也都是军纪严明、施政爱民之人。岳飞挑选八百儿郎组成岳家军,训练有素,赏罚分明,所到之处不受馈赠,“鸡犬不惊”“秋毫无犯”,以至于他受“十二道金牌”所召进京复命离开朱仙镇时,当地百姓“一路携老挈幼,头顶香盘”,“悲悲楚楚”,“哭声震地”,众口攀留。仁贵镇守山西之时“盗贼平息,境内太平,年岁丰稔”。除呼必显外,杨、岳、薛都曾因其子触犯军规数次下令“推出斩首”,在国家大义和小家私情之间毫不留情地选择了前者。值得注意的是,对至亲要求严厉的同时,对出身绿林的异姓家将,杨六郎等并未完全以朝廷律法对之,而是在不违背大原则的前提下尽量宽宥。如在《杨家府演

义》中,焦赞夜杀谢金吾闯出大祸,六郎怒斥后却设法保其性命。此外,杨六郎对孟良、岳胜在太行山放火杀人、强抢民女的不义行为也只是厉声喝止。后孟、焦为盗杨令公遗骸客死辽邦,杨六郎哀伤至极,不久便一病而亡。又如在《说岳全传》中,第32回岳飞考虑到众将接续香火问题革除了“临阵招亲”款;第34回藕塘关吉青私自出兵被擒,岳飞说明利害关系稍加训诫后予以赦免;第37回岳飞登台拜帅后出榜严正军纪,明知牛皋无法遵守所列14款斩条之“笑语喧哗者斩”“酗酒入营者斩”,在“服众”和“全弟兄之情”的两难选择中,他最终作出了折中处理:转弯抹角地将牛皋差遣到异地,暂避风头。这些,都体现了杨、岳人性化的一面。

(四)尊亲重孝,忠孝一体

中华民族素来重视伦理亲情,所谓“孝,德之本也”^①“士有百行,孝敬为先”^②。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核心思想之一,“孝”的本义是族内长辈与晚辈的伦常关系,包含子女对父母爱戴、尊敬、赡养的天然之情,所谓“善父母为孝”(《尔雅·释训》)、“能事父母谓之孝”(《荀子·王制》)、“慈惠爱亲为孝”(《逸周书·谥法》)等等。儒家将孝道与家族、国家和天下相联系,使之成为集宗教、政治、伦理于一体的重要概念^③,《孝经·广扬名章》更直言“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④,使基于情感的孝与基于理性的忠一体化,使忠成为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

杨、呼、薛、岳等四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忠孝两全”。如在《杨家府演义》中,岳胜评价杨六郎“念念在亲,乃大孝也”,可谓切中肯綮。杨令公死后,杨六郎念念不忘流落异乡的生父遗骸,几番派人寻取而回。宋真宗欲拆天波府,杨六郎得母召,未有诏命便私下三关,为的是“唯恐死去,不得面见而饮终天之恨”。当然,杨六郎“偷投来家,视省即去”的前提是“三关略安”。后真宗出赦寻杨六郎,在屡遭奸人陷害,圣上却昏昧不辨,差点遭遇“梟首”厄运之后,杨六郎对朝廷已经彻底失望而萌生隐退之意,让他不计前嫌、兴兵救驾

①赵缺:《孝经正译》,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3页。

②周绍良:《全唐文新编(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③按:孔子言“孝慈则忠”(《论语·为政》);孟子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离娄上》);《大学》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中庸》亦称“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④赵缺:《孝经正译》,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7页。

的并非是对朝廷的一片赤忱忠义之心,而是余令婆一番坠尽“乃祖乃宗令闻家声”的怒斥。得胜归来赴三关总管节度使之职时,13岁的杨宗保欲同往,杨六郎一念佳山地寒,幼子尚小,二念余令婆身边无男丁侍奉而未应允。大破天门阵后,宋真宗大封征辽猛将,杨六郎以母亲年事已高,“欲奉数时菽水”,向真宗请求宽宥赴任之期。病重之际,他仍不忘开解余令婆“保重暮景”,不要为自己哀恸伤神。凡此种种,让读者深切感受到一个战场上所向披靡、勇往直前的铮铮铁汉也是有血有肉、有泪有爱的性情男儿。这个特征在岳飞身上也十分明显:少年时代的岳飞较同龄人更为成熟懂事,每日“谨依母命”入山打柴、读书写字(第2、3回);为取泉水替义父“洗洗眼目”,不惜冒险身犯沥泉洞(第4回);周侗死后又搭棚守墓,不思功名(第6回)。成年后的岳飞同样以母命为重,姚氏对他的言行有疑问,即刻下跪禀报(第21回);姚氏要在他背上刻下“精忠报国”四字,无论是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言语,还是主动脱衣求字的举动和为免母亲手软“故说不痛”的善意谎言,其动因都只有一个:尽孝!这也成为该书中最打动读者心扉的场景之一。类似感人的场景在《杨家府演义》《说呼全传》《说岳全传》《征西说唐三传》四个文本中比比皆是,不仅在四将身上,在其子辈、孙辈身上“孝义”品性的传承也较“忠勇”精神更具一贯性和恒定性。

三 异姓家将的江湖化和女将群体的主角化

(一) 异姓家将的江湖化

相较而言,《三国演义》是以官方战争生涯为背景,表现的是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塑造的是乱世群雄;《水浒传》是以草莽江湖为背景,表现的是绿林好汉打家劫舍的生活方式和民众起义反抗朝廷的斗争,塑造的是造反群雄。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来自朝廷的正规“×家军”前赴后继、抗击外敌的过程中,不断有来自林野江湖的异姓家将扩充到这个队伍中来,他们极富个性、张扬夸张的言行举止和舍生取义、肝胆相照的价值观念迅速打破了维持正统社会正常运转的理性平衡,如狂风骤雨般霎时感染和影响了整个英雄家族群体,甚至是作

为传统道德“形象代言人”的家族主将,因而才会出现前面所提主将们种种“法外有情”的人性化举动。在各系列文本中,这些异姓家将绝大多数来自草莽江湖,在外在形式、生存环境、组织原则和个性气质等方面存在着许多共性和默认的潜规则。如在《说岳全传》中,岳飞先后于乱草冈结义牛皋、红罗山收施全等五王、京城外收吉青、麒麟山收张国祥、狮子山收董芳、洞庭湖收杨虎、康郎山收余化龙、卧牛山收孟邦杰等六王、猿啸山收诸葛英等四王、九宫山收董先等五王、九龙山收杨再兴、太湖水寨收戚方等三人、洞庭湖收王佐诸将,其“岳家军”从八百儿郎发展到十数万人马,有一半以上来自绿林。又如在《说呼全传》中,守勇、守信兄弟在逃难途中正是受到高山大王赵大郎、太行山老令婆、定天山债主奇国宝、祝家庄祝顺娇等绿林好汉及新唐国人“捐躯相助”,才能得报家仇,骨肉团圆。《征西说唐三传》中,除棋盘山窦一虎、窦仙童兄妹、乌龙山陈金定、玉翠山薛应龙、东西山刘仁、刘瑞兄弟等也均来自江湖系统。与“忠孝一体”的英雄家族相比,“义”是这些绿林强梁判断是非好坏的唯一标准,也成为联系他们与武将家族的重要纽带。在江湖人士眼中,凭借勇力、智谋和侠义(屡次擒而不杀)收服他们的主将不仅是同甘共苦的兄弟,更是可以赴汤蹈火、效忠一生的“王”,其地位远远凌驾于国君之上。因此,一旦主将因朝廷误解有生命之虞时,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就会自动跳出来劝说主将背叛朝廷、自立为王。众人虽向往江湖的自由生活,对处事不公的朝廷满腹牢骚,但无条件地服从家族主将的绝对权威,却是家族型历史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杨六郎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今只无我一人,汝等尽皆乱做”,可谓一语道破二者关系的真谛。不仅如此,由于家族主将对儒家“忠孝节义”的推崇,尊其为“本官”“兄长”的江湖人士也因此受到双重价值取向的支配:一方面,这个群体的行动受杨六郎等人的直接领导,沿史家价值轨道运行;另一方面,其个体意识和行为方式无疑又属于江湖价值体系,当首领的事功之心与群体的江湖习性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趋于前者。

此外,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还借鉴和发展了《水浒传》中鲁智深、李逵式的人物设置法,推出了焦赞(杨家将系列)、牛皋(岳家将系列)、程咬

金(《说唐》系列)等喜剧型江湖人物。《说呼全传》更是直接将鲁莽率真的个性移植到呼家第四代主将呼延庆身上。相对于杨六郎等人承载着作者的政治理想和人格追求,焦赞、牛皋、程咬金等人则更多地为读者带来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这种喜剧化的处理手法在牛、程两人身上发挥到了极致。牛、程两人不仅容貌、武功不佳,而且思维简单直接,经常出岔却往往能化险为夷,由纯鲁莽、机智型发展成为福将型。尤其可贵的是,较之焦赞喜剧出场、悲剧退场给读者带来的沉重的心理打击,无论是“虎骑龙背,气死兀朮,笑杀牛皋”,还是“开铁丘笑杀程咬金”,作者均有意消解了牛皋、程咬金这两个喜剧人物的悲剧因素,这一改动是根据读者阅读需求作出的有益调整。

(二)女将群体的主角化

封建宗法制社会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缔结有着严格的规定,而“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社会基本秩序使得男女之间的义务、权利不平等,丈夫主要享有权利而妻妾更多的是履行义务。在众多历史小说中,女性往往湮没在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中,或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或被污名化为红颜祸水。值得肯定的是,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塑造了一群堪与男子比肩的“女中豪杰”,典型代表是杨家将系统中以穆桂英为首的杨门女将、岳家将系统中两狼关总兵韩世忠之妻梁红玉、呼家将系统中祝家庄祝顺娇和薛家将系统中寒江关樊梨花。这些女将群体有三大共性。

一是容貌出众,武艺超群,胆略气概过人,是关系战争成败的关键。各书中均不乏对这些女将外在形象的溢美之词,而女将之勇武机智则往往是以男将作为参照对象展示出来的。以杨家将为例,首先出场的是杨继业之妻余令婆,她不仅辅佐丈夫作战,还打出了自己的旗号“继业出战,打着红字令旗,其妻出战,打着白字令旗”,一出场便独战二将,“勇不可挡”;北汉主被围太原城,适逢杨继业染病,余令婆一人前往救主,箭射潘仁美,刀砍洪家兄弟,绳套党进,“宋兵望见,纷纷逃窜”。“兄妹晋阳比武”,辽将视宋将如无物,杨八娘、九妹“如风骤出”,“只数合”便将麻里招吉、庆吉砍于马下。穆桂英一出场,即凭机智勇猛先后

擒得辽人眼中不可战胜之宗保、六郎,在天门阵一战中更是功不可没。家族男将被困,十二寡妇征西,叱咤疆场。在其他系列中,《说岳全传》第44回“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朮败走黄天荡”与《说呼全传》第30回“庞四虎攻打祝家庄 祝三姐飞马到西凉”集中体现了两人的勇力和胆识。而《征西说唐三传》更是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个令男儿世界汗颜失色的女主人公——樊梨花,从“诰封极品”到“登台拜帅”,再到助唐大破西番,几乎每一场战役的胜利都离不开她的功劳。

二是情感更为丰富细腻,在爱情婚姻上更为大胆自主,变被动配婚为主动求偶。较之男将用理智克制情感,女将们对家庭成员的关爱常常溢于言表,更展现出女性柔美温情的一面。在《杨家府演义》中,杨六郎被困双龙谷,余令婆闻之哭曰:“吾夫与诸子降宋,皆歿疆场,惟存此子,今又被困,倘有不测,使老身倚靠于谁?”杨六郎私下三关,余令婆得见,两泪汪汪“汝父子八人骨肉凋零,只有汝在。老母今日一见,忽觉疼上心来,搁不住腮边泪也”^①。天门战前,杨六郎突然病倒,余令婆“放声大哭”。由于其德高望重的家长地位,余令婆还成为调和家族间异性关系的“润滑剂”。第一次见到穆桂英时她“不胜欢喜”地笑称“此女真吾孙之偶也”,片刻间化解了翁媳二人间的紧张气氛。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在婚姻关系上,《杨家府演义》将男女双方的地位进行了置换,由初期演义“婚配”情节中男性的绝对权威转换为女性的自主择偶。穆桂英、杜月英、窦锦姑、鲍飞云都是在单打独斗中战胜男将,擒归逼亲,靠自身努力获得美满姻缘。此后,“比武招亲”在同类历史题材创作中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发展态势。《说岳全传》除了第67回“问月庵兄弟双配匹”是男女双方互动外,第32回“金节梦虎谐婚匹”、第35回“樊家庄争鹿招亲”以及岳云、岳雷的婚事与《说呼全传》中呼守勇与赵家庄赵凤姑、呼守信与定天山齐月娥、呼延庆与祝家庄祝顺娇、呼延龙与仙岩洞赵文姬的结婚情节如出一辙,均是女方或女方家长先提出招亲。至《征西说唐三传》薛丁山与樊梨花从三擒三放到三休三请,女性主动权和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强化。

三是高度重视晚辈教育(男主人公)问题,是

^①《杨家将演义》,秦淮墨客校订,周华斌等校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忠勇世家代代相承之纽带人物。前已论及,兹不赘述。

四 在历史叙事框架中引入世情小说和神魔小说的叙事因子

为收到“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①的艺术效果,家族型历史小说创作者们多采取“实者虚之,虚者实之”^②的叙事手法,不仅网罗了前代作品中有关武将家族的所有故事,还虚构了大量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使其形象和事迹更为丰满动人。

以《说岳全传》为例,是书不仅吸纳了来自正史的岳飞出生、学射于周侗、破杨么、孝亲、拒美人、责子、御赐精忠旗、论勇猛、论阵图、良马对和来自野史逸闻的阴司显圣、东窗事发诸事,还在主将周遭新增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成众星拱月式的人物设置法。如小说第36回至42回基本上是根据李玉《牛头山》改编而来,但作者加入了“呼延灼保驾”(第36回)、“高宠挑滑车”(第39回)、“岳云义结关铃”(第40回)、“岳云锤震金弹子”(第42回)、“岳云与韩彦直结义”(第42回)等情节。小说第48回至53回破水寇杨么事也新增了王佐、严成方、罗延庆、伍尚志等一群江湖好汉,将岳飞之“忠义”品质推向极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郑振铎说:“钱、金的《说岳全传》,其内容也自有其好处。他们将诸旧本的叙述与描写都放大了。因了放大,便格外的得以从容的用工夫细写那些应该细写的情节与人物。因了放大,一切的叙述便更详尽深入,一切的描写便更生动活泼了。因了放大,一切的可以动人的地方写得格外的动人了。”^③其他各系列家族型历史小说也大多采用了类似手法。

管达如在《说小说》一文中指出:“英雄、儿女、鬼神,为中国小说三大原素。凡作小说者,其思想大抵不能外乎此。且有一篇之中,三者错见,不能判别其性质者;又有其宗旨虽注重于一端,而亦不能偏废其他之二种者;此由社会必理使然,不能以此衡作者之短长也。”^④明代中后期,由于各类小说的兴起和读者审美趣味的多元化,象征“英雄气”的历史小说、代表“儿女情”的世情小说

和凸显“鬼神貌”的神魔小说不可避免地出现交叉混融现象。就具历史题材创作实践而言,文人们一改初期历史演义“征实传信”的创作原则,采用“虚实相生”的叙事手法,以历史小说为基础,在历史叙事的构架内大量引入世情题材内容和神怪叙事表现手法,使文本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不可避免地呈现“多元化”创作态势。作为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个“变体”,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也不由自主地融入这股创作潮流,并通过本身极富传奇性和吸引力的将门子孙的“征战(逃难复仇)结美奇遇史”将各种叙事因子恰到好处地交织汇集在一起,既适时满足了读者“猎奇”的审美欲求,也无损于小说的“忠义”主题,可谓一举两得。

与处在政治神坛上高不可攀、勇猛无敌的家族主将相比,将门子孙的行为举止明显呈现常人化、世俗化、神魔化倾向。他们意气风发,会为“先锋印”的归属权耿耿于怀。他们拥有了常人的喜怒哀乐,会在生死面前恐惧焦虑。《说呼全传》中呼家“一旦倾亡”后,守勇、守信兄弟在逃难途中几番被追兵吓得“犹如泥塑”,以至“魂飞天外”“毛骨悚然”。《征西说唐三传》中第30回薛丁山被伪装成樵夫的樊梨花倒挂空中因害怕跌得“碎骨粉身”而大哭;第33回被梨花从烈焰阵救回见到妻妹后“放声大哭”;第43回拜上寒江被梨花故意认作奸细时吓得“魂不附体”;第44回先是以为梨花亡故而“放声大哭”,后天子假意将其斩首时又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神魔化特征,在杨门第四代杨宣娘、杨文广和呼家的呼延庆身上最为突出。这些常人化、世俗化、神魔化的行为方式除了受到前文提及的江湖群落价值观念影响外,与世情、神魔叙事因子的引入也不无关系。具体而言,世情小说叙事元素在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中主要通过将门子弟征战(杨家)或逃难(岳、呼、薛家)途中不断偶遇的“江湖奇缘”体现出来;神魔小说叙事因子则主要穿插在武将家族与异族将领之间充满诡异色彩的“边关大战”和“主将奇遇”两大情节中。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从各家族型历史小说典型文本中不难看出作者试图将各类叙事因子有机融

①《杨家将演义》,秦淮墨客校订,周华斌等校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②金丰:《说岳全传序》,载《明清小说资料选编(上)》,朱一玄编,朱天吉校,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页。

③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79页。

④管达如:《说小说》,载《历代小说话》,黄霖编著,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2340页。

入“忠义”母题内的主观努力,但“虚实之间”分寸的把握往往决定了这种尝试的结果。遗憾的是,《杨家府演义》《说岳全传》《说呼全传》《征西说唐三传》四书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虚实关系处理不当的情形。前三部作品在前半部分叙写将门主将事迹时坚持了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合理性、人物事件真实性原则,即便《杨家府演义》在宋辽“天门阵”一战中引入了“神魔斗法”叙事因子,但作者对来自正统朝廷的武将和来自异域边疆的蛮夷进行了区别处理,在杨六郎、杨宗保等杨门主将身上主要突出的还是其“忠义”特征。这大概因为各家族主将事迹在正史和野史中记载颇丰,为作者进行艺术再加工提供了足够丰盈的素材和文献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想象的空间。应该说,这三部作品在前半部分基本能够控制叙事节奏,把握人物形象的一贯性,合理安排情节,且注意了故事前因

后果的交代和环境背景的渲染,在价值体系建构和叙事手法融合方面还是较为成功的。但是,自《杨家府演义》第41回“邕州依智高叛宋”、《说岳全传》第62回“韩家庄岳雷逢义友,七宝镇牛通闹酒坊”、《说呼全传》第21回“呼延庆解分牛斗,王老禅顽石变虎”之后,这三部作品的后半段都存在着明显的硬拼乱凑、情节雷同、叙述重复、节奏失控、人物出场突兀、人物关系交代不清等粗率芜杂之处。而《杨家府演义》《说呼全传》《征西说唐三传》之侈谈神怪更成为一些学者否定其文学价值的主要原因,如赵景深先生斥之为“满纸妖言,不知所云”^①,周华斌先生也认为“增添了大量宗教宿命的色彩”^②,余嘉锡先生同样强调《杨家府演义》“自大破天门阵以下,牛鬼蛇神,无理取闹,阅之令人作三日恶”^③。诸如此类,已然成为明清家族型历史小说不可避免的客观缺陷。

On the Transformation Track a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Historical Novel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ONG Shu

(Research Institute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Compared with other historical romance novels, the evolution of the family historical novel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hows a unique transformation track and some basic textual appearances. In terms of subject matter selection, they outline the history of a nation and a country with a description of the fate of an aristocratic family. In terms of value orientation, they not only praise the generals and families who set the loyalty and bravery as their family traits and offer a strong resistance to foreign invaders, but also compose a sad song about the fate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who can not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mbition and reality. In terms of characterization, they focus on the general and commander who pay equal attention to filial piety and loyalty, the family generals with different surnames wandering between good and evil, and the female generals who move from male vassal to the protagonist of the battlefield. In terms of narrative strategy, they take historical romance and heroic legend narrative techniques as the main body, blending organically various narrative factors of supernatural novels and human feelings novels.

Key words: family historical novel; *The Romance of the Yang Family*; *Shuo Yue Quan Zhuan*; transformation track; basic characteristics

(责任校对 王小飞)

①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16页。

②周华斌:《略谈杨家将故事的历史衍变》,载《杨家将演义》,秦淮墨客校订,周华斌等校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③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402页。